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證治準繩卷一百



詳校官太醫院八品吏目臣黃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次定四章全書

五食灸燂飲法

明 王肯堂 撰

行時氣 二已情內鬱

風冷 五食灸燂飲法

次定四章全書

證治準繩

一

酒服丹石等熱毒 總之不出於三因也 外因者運
氣癰疽有四 一火熱助心為瘡經云少陰所至為瘡
疹又云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甚則瘡瘍又云
少陰司天之政初之氣寒乃始陽氣鬱炎暑將起中外
瘡瘍又云少陽所至為瘡瘍又云少陽司天之政風熱
參布太陰橫流寒乃時至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初之氣
候乃太溫其病膚腠中瘡二之氣火反鬱其病熱鬱於
上瘡發於中三之氣炎暑至民病膿瘡又云太陽司天

之政初之氣氣乃大溫肌腠瘡瘍此皆常化病之淺也
又云少陰司天熱淫所勝甚則瘡瘍又云少陰司天客
勝甚則瘡瘍又云少陰之復病痲疹瘡疽癰疽瘰癧又
云火太過曰赫義其病瘡疽血流又云火鬱之發民病
瘡瘍癰腫此是邪變病之甚也 二曰寒邪傷心為瘡

瘍經云太陽司天之政三之氣寒氣行民病寒反熱中
癰疽注下又云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血變於中發為癰
瘍病本於心又云陽明司天之政四之氣寒雨降民病

癰腫瘡瘍是也 三曰燥邪傷肝為瘡瘍經云木不及
曰委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發癰腫瘡瘍邪傷肝也
又云陽明司天燥淫所勝民病瘍瘡瘕癰病本於肝是
也 四曰濕邪瘡瘍經云太陰司天濕氣變物甚則身
後癰又云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是
也 此四條所謂天行時氣者也素問脉要精微論帝
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
風之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

治之愈也靈樞經癰疽篇云血脉榮衛周流不休上應
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
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
勝則腐肉腐肉則為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
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
不相榮經脉敗漏熏於五藏藏傷故死矣又生氣通天
論云勞汗當風寒薄為鼓鬱乃痙又云陽氣者開闔不
得寒氣從之乃生大痺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

是亦寒邪從勞汗之隙及陽氣開闔不得其理之隙久
客之為癰腫也所謂體虛外感及身熱搏於風冷者也
治法則精要十宣散五香湯潔古蒼朮復煎散等發表
之劑是也

內因者陳無擇云癰疽瘰癧不問虛實寒熱皆由氣鬱
而成經云氣宿於經絡與血俱滯而不行壅結為癰疽
不言熱之所作而後成癰者此乃因喜怒憂思有所鬱
而成也治之以遠志酒獨勝散兼以五志相勝之理如

怒勝思之類是也

不內外因者經所謂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更如持虛又
東方之域委鹽之地其民食委嗜鹹安其處美其食委
熱中鹹勝血故其民黑色踈理其病為癰疽又有服丹
石法酒而致者亦膏粱之類也李東垣曰膏粱之變亦
是滋味過度榮氣不從逆於肉理榮氣者胃氣也飲食
入胃先輸於脾而朝於肺腑朝百脉次及皮毛先行陽
道下歸五藏六腑而氣口成寸矣今富貴之人不知其

節法酒肥羊雜以厚味積久大過其氣味俱厚之物乃陽中之陽不能走空竅而先行陽道乃反行陰道則濕氣大勝子令母實火乃大旺熱濕既盛必來尅腎若不慎房事損其真水水乏則從濕氣之化而上行其瘡多出背上及腦此為大疔之最重者若毒氣出肺或脾胃之部分毒之次也若出於他經又其次也濕熱之毒所止處無不潰爛故經言膏粱之變足生大疔更如持虛者如持虛器以更物則無不更矣治大疔之法必當瀉

其榮氣以標本言之先受病為本非苦寒之劑為主為
君不能除其苦楚疼痛也如東垣治元好問丹溪治老
婦腦疽皆因好酒故以三黃大黃酒製治之又如排膿
散當歸散之類是也又有盡力房室精虛氣節之所致
者亦屬不內外因當以補虛內托為主亦忌用五香之
藥耗真陰而助邪熱治之之藥如內固黃耆湯神效托
裡散之類也 經云五藏菀熱癰發六腑又云六腑不
和留結為癰又云諸痛癢瘡皆屬於心肺乘肝則為癰

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此皆藏腑之變亦屬內因者也

東垣曰生氣通天論云榮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又云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受如持虛陰陽應象論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是言濕氣外傷則榮氣不行營衛者皆營氣之所經營也營氣者胃氣也運氣也榮氣為本本逆不行為濕氣所壞而為瘡瘍也膏粱之變亦是言厚滋味過度而使榮氣逆行凝於經絡為瘡

瘍也此邪不在表亦不在裡唯在其經中道病也已上
內經所說俱言因營氣逆而作也徧看諸瘡瘍論中多
言二熱相搏熱化為膿者有只言熱化為膿者有言濕
氣生瘡寒化為熱而為膿者此皆瘡疽之源也宜於所
見部分用引經藥并兼見證中分陰證陽證先瀉營氣
是其本本逆助火濕熱相合敗壞肌肉而為膿血者此
治次也宜遠取諸物以比之一歲之中大熱無過夏當
是時諸物皆不壞爛壞爛者交秋濕令大行之際也近

取諸身熱病在身上顯熱而不敗壞肌肉此理明矣標本不得邪氣不服言一而知百者可以為上工矣

癰疽之別

靈樞經云榮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肌膚骨髓不為焦枯五臟不為傷故命曰癰 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

疽 疽者上之皮夫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
薄以澤此其候也 鬼遺方云癰之痛只在皮膚之上
其發如火焚茅初如黍米大三兩日如掌面大五七日
如碗面大即易治如腫冷發渴發逆治之難愈 疽發
或如小疔觸則徹心痛四邊微起如橘皮孔色紅赤不
全變膿水不甚出至七八日疼悶喘急不止若始發腫
高五七日忽平陷者此內攻之候也 又云癰疽有三
等毒氣浮淺屬腑毒氣沈深屬臟毒氣猛烈而行經絡

或淺或深無定五臟六腑皆受五毒難為調理唯宜急切於癰發諸處不問虛實高腫起盛光澤疼痛只在皮膚之上熱急脹滿或有癢疼別無惡候初用溫藥平氣

次用排膿發穴

治癰所謂平氣者乃犀角飲之類其方用犀角連翹漏蘆甘草當歸肉桂皆發

表之藥也所謂發穴者乃棘針之類用皂角刺為君甘草川芎乳香為佐使亦托裡之藥也然不若潔古東垣諸方發表托裡為穩當 疽發諸處不拘大小唯起在背廣一尺

二尺三尺皮厚而紫黑高腫不常內疼如錐刺攻擊滿悶應四肢重疼前心亦痛餘處發猶可唯虛處及近筋

骨處若膿毒未潰即傷爛筋骨肉損為疽者屬五臟毒氣深沈多氣伏硬堅實而不宜緩慢治之須內實五臟外透皮膚令軟勻和即膿透宜用內托實臟氣之藥排膿勻氣乃可不比癰之毒氣浮淺也毋作一類治之

凡一切瘡腫始覺患起高腫五七日忽平陷者此是內攻之候也急以內托散及內補湯藥補填臟腑令實最怕透膜膜穿十無一生矣 婁金善云癰之邪淺其稽留壅遏獨在經脈之中而專攻於外故初發時自表便